

長春文史資料

一九八六年 ● 第四輯

● 長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 編



本輯編輯：林 宣
 園 欣

長春文史資料

1986年第1輯(總第15輯)

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出版

(長春市斯大林大街75號)

長春市第九印刷廠印刷

吉林省內部報刊准印證第155號

長春文史資料

1986年第4輯

(总第15輯)

目 录

淑妃传 (下) 冰迅 王震中 (1)

离婚篇 (1)

脱出静园	妃啊安在
宝地藏身	惊世震俗
真意难寻	招架之功
卫道者出	黑云压顶
针锋相对	中宫威逼
老臣请旨	商谈脱离
老奸巨滑	载涛出面
旧话重提	付款初议
讨价还价	节外生枝
宣告离婚	

独身篇 (96)

重返北平	登上讲坛
被迫辞职	贵妇生活
重操旧业	寄人篱下

再婚篇 (116)

燕尔再婚	小康人家
劝夫交罪	晚境凄凉
文绣之死	

尾声	(133)
执笔者后记	(134)
《宜庐日记》中有关淑妃离婚案的记载	(137)

长春的历史和文物（下）……………刘红宇 邹世魁（173）

“康熙御笔之宝”与《松花江放船歌》	(173)
清“纳租报竣章程碑”与夹荒抗丈斗争	(175)
清代“贡江碑”考证	(183)
德惠县的两座抗俄斗争城堡	(195)
松花江畔，国耻难忘	(197)
长春旧城址	(198)
昔日的长春，你在哪里	(200)
张熙与“张公德政碑”	(215)
“万宝山事件”调查记	(217)
大屯火山	(227)
日本关东军100 部队遗迹访查记	(228)
农安傅家屯辽墓	(237)

淑妃传（下）

冰迅 王震中

离婚篇

33、脱出静园

牛郎织女相会后的第五天，也就是旧历七月十二日下午。那天，文绣又哭闹的很厉害，溥仪便打发太监前往庆王府找来文珊，让她劝导胞姐。文珊劝慰一阵，就向溥仪建议说，她姐姐心情郁闷，希望允许她陪伴姐姐出外散散心。溥仪大发慈悲，慨然应允。当天下午三时，文绣由文珊陪着，为掩人耳目也带了太监赵长庆，乘坐溥仪的专用汽车出了位于协昌里的静园大门。

溥仪万万没有料到：这便是长期预谋后的惊人之举，文绣从此再不曾跨进这座静园大门。文绣在此时脱出静园，这实在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首先是溥仪向日本靠拢的倾向已愈来愈明显，即将成为现实。虽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但不久前从日本归来度假的“御弟”溥杰，已经向溥仪

传达了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吉冈安直大队长关于“满洲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儿什么事情”的讯息，驻天津的日本领事和司令官们也更频繁地往来静园。文绣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再说文绣与皇家的矛盾已成水火之势，“中宫娘娘”婉容势与小妃子文绣不两立，文绣若不自我毁灭势必出走，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了。

文绣的娘家亲属中有一位远支的表姐夫名叫毓璋，号子特。此人晚清时曾任清西陵守陵大臣，辛亥革命后顺应时事出任新职，在民国政府的海军部当上一名总务司长。毓璋的大女儿玉芬虽说是文绣的晚辈，却较之年长。玉芬长相不错，为人老练、有谋略，工于心计。可是，在婚姻问题上却很不幸。由于父母包办，把她嫁到一度身为民国总统的冯国璋家，成了国内第一号人物的孙子媳妇。然而，这位冯家少爷^①并不是正经人，整天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完全不把玉芬放在心上，所谓夫妻感情是根据谈不到的。不过，这样的环境却逼她想了问题，长了见识，有了经验。

文绣入宫前，因家境贫寒与许多亲属都无往来，玉芬也从未到过哈达门外花市上头条傅家。后来，文绣平步青云成了“小皇上”的妃子，也是鄂尔德特氏家族的荣耀，亲戚又都走动起来了，玉芬也常到大翔凤胡同蒋氏那里串门聊天，与文绣的母亲相处颇近。文绣出宫在醇王府“被难”的日子里，蒋氏曾前往探望女儿，那就是经玉芬动员后她们一起去的，若不然老实忠厚的蒋氏还不敢冒然前往呢！后来文绣几次回家也因为受到了玉芬的鼓励。

^① 冯国璋的长子长孙冯嘤山。

玉芬的婆家不但在北京东四十条有漂亮的公馆，而且在天津租界也有房产。所以，玉芬有机会居住两地，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住北京，几个月住天津。文绣随溥仪去天津后，和玉芬有了更为密切的来往，她们无话不谈，息息相通，玉芬和文珊一样，成了文绣最亲近、最信赖的人。逐渐地，玉芬了解了文绣在皇家的悲惨境遇，她第一个向文绣指明了新的人生目标。这便是文绣向溥仪闹离婚的缘起。文绣说：

我和玉芬相处得近了，甚么心里话都向她掏。她见多识广，又有心计，很会出主意。她告诉我：现在是民国时代，溥仪又被撵出官来，他也不再是“小皇上”了，也要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根据“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请律师写状子，告溥仪虐待妻子，和他打离婚官司，向他要赡养费。你若考虑好了就这么办！我可以在外面接应，找人帮你的忙。事成之后别把我忘了就行！

玉芬这人说话在里，我当时也相信她，可这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我就把文珊找来，征求她的意见。我三妹从小就是不甘吃亏的人，又加上快言快语，一说就很赞成。她看我略有迟疑就急着说：“二姐呀！难道还没过够？和溥仪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幸福可言！早离婚早利索！”

后来，我和文珊、玉芬三人一块儿前前后后地核计了一番，至此我才下决心和溥仪离婚。外界都以为是我妹妹文珊的主意，其实是玉芬最先和我说起的。当时，这事除了文珊、玉芬和我三个人，再没向谁露过口风，别人并不知情。

过了几天，玉芬又来看我，我偷偷交她给她银洋一千元。因为她认识的人很多，让她和文珊先用这笔钱在外边打点打点。我还嘱咐她说，就按民国的新法律起诉，请律师与溥仪打这场离婚官司。

文绣脱出静园前，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聘好的三位律师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已在国民饭店租了房间，等待行动；文绣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脱出后致溥仪的信等，也已拟好缮清；同时，文绣也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让文珊分批陆续带出，暂时存放在她家里，以备脱出后应急之用。这一切都做得周密、细致，神不知、鬼不觉……。

旧历七月十二日，按公历是一九三一年的八月二十五日。离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只有二十四天，文绣为摆脱溥仪的控制而发难，竟选择了一个多么关键的时机啊！

34、妃啊安在

汽车开出静园，文绣指令司机一直开向国民饭店。汽车在饭店门前停稳后，文绣和文珊从容下车，推门而入。与值班店员略为说明后便直奔三十七号房间去了，太监赵长庆面有惑容，又不便多问，只好紧紧地跟随着。

进房坐定后，文珊正色告太监说：“你先回去吧！淑妃就留在这儿啦！还要向法院控告皇上哪！”被此话震撼的太监赵长庆，顿时现出张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窘态。一会儿，他又双腿长跪哀告道：“如果淑主子就这么站下了，让奴才怎样向

万岁爷交待？乞主子可怜奴才命苦，先回园子禀报一声再来，也就不关奴才的事儿啦，奴才在这儿谢罪呢！”一副哭丧相的赵太监叩头不已。文绣态度果决，不为所动，从袖中出示三函，而告太监说：“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太监接过信件还想哀求，只听房门一响，三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同时走进室内，这便是玉芬替文绣聘好的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三位律师。律师们与文绣和文珊一一握手，为首的一位十分礼貌地开口说道：“我们恭候二位女士已经两天了！能够为您服务深感荣幸！”文绣一看这三位先生，个个双目有神，都有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心中暗暗称道玉芬识人。文绣一面让坐，一面连声称谢。跪在地上的赵太监，一看这情形知道哀告无用，便收起长跪的双腿，把信揣进内衣口袋中，一溜烟地出门登车去了。

这里，文绣深知不可久居，溥仪一定会派人来找。于是，赶快向三位律师交待了一下，确定了接头联络办法。随后，文绣便在文珊陪伴下，从后门走出国民饭店，按既定计划另觅安全的处所去了。

再说太监赵长庆回到静园，战战兢兢地据实向皇上禀报一番。溥仪也象惊弓之鸟，平时他欺侮文绣为所欲为，从来不曾想过一个小妃子竟敢在他头上动起土来，冷不防地给他出丑，这还了得！只见他抖抖擻擻地从太监手中接过信来，开封展阅，原来是文绣的律师们所写：一封是张士骏代表文绣致溥仪者；一封是张绍曾代表文绣致溥仪者；还有一封是李洪岳代表文绣的胞妹文珊发言。律师在信中申明，已接受诉讼者委托，正式受理这桩婚离案，还透露了文绣出走的原因和要求。据报

载：

内容大要申述其备受虐待不能忍受。且述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今兹要求别居，溥应于每月中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惟有相见于法庭云云。

溥仪看过只觉得头晕目眩，眼前变得一片昏黑，事已如此，如何收场？大清三百年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啊！妃嫔一旦入宫，一辈子都别想跨出宫门，倘淑妃夜不归宿，开数百年大违祖制的先例，可就把他“皇上”的脸面丢尽了！于是，溥仪立即传谕，派出一批太监和随侍，到国民饭店寻找。

虽说“小皇上”已经无权，可社会各界总念他曾是至高无上的人君，处处让他，国民饭店内大小房间随他派来的人翻检查看。可是，人早去了，如何查得到？找寻了半个多时辰毫无结果，却有三位律师走了出来，面含微笑地对太监们说：“文绣女士让我们转告各位，毋容多渎，还是回园子去吧！”太监们沮丧而归。

“都是废物！她一个女子还能跑到天边去不成！快上庆王府找，一定是让文珊拐到她家去藏起来了。今晚上找必须回来！”因天色渐晚，溥仪更加着急，向太监们发疯似地喊叫一通。

太监们乘车来到载振家门口停下，进门就搜，每人拿一双眼睛四外观察，有人说看见淑妃在楼上一扇窗前晃了一下，也不知是真是假。当时载振去奉天办事未归，载振的福晋很不高兴。太监们忙解释说，是“上”派来的。这会儿，女主人也

不管什么“上”、“下”了，冷冷地对来说：“你们来此寻找妃子，我还想向你们娶儿媳妇呢！”太监们听这话味儿不对劲儿，又搜过文珊的居室毫无踪影，便草草收兵返回静园去了。

溥仪到处找不到文绣，又想到求助于住在国民饭店的文绣的律师们，于是派出代表企图说服他们：“溥仪与淑妃伉俪情深，绝无虐待之事，请不要误会。”

“现在事情已经达到这个地步，文绣女士是绝不回去的。如果溥仪先生还想和解，那就只有承认她的完全自由，否则除向法庭提起诉讼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律师李洪岳的答复使溥仪的代表们感到绝望。

“希望溥仪先生尊重文绣女士的人格，尊重她的愿望和一切正当要求！”张绍曾律师说话时光冷峻、面目严肃。

“请允许面见淑妃，只想问一句：尚有可能返回园子与皇上言归于好？”溥仪的代表们拿出乞求的态度。

“在现在情况下文绣女士拒绝会见任何人。如果溥仪先生有诚意，允许文绣女士择居另住，照给用度，我们可以尽力调解，以求和平解决。”只有张士骏律师的态度似较缓和。

溥仪得到回报甚是焦急，象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遂派内侍祁继忠乘汽车到“清室驻津办事处顾问兼总务处任事”郑孝胥和胡嗣瑗家中，把他们找来商讨对策。

溥仪先把淑妃出走事件当着郑、胡一五一十地学说了一遍，据胡嗣瑗的日记所载，溥仪当时是这样讲的：

淑妃今日突然出国至国民饭店，其妹偕行。到饭店后由其妹交随去太监手信三件：一为其妹金文珊函；一为律

师张士骏、张绍曾函，一为律师李洪楸函。竟以淑妃平日备受虐待，只可求法律救济云云。尝派内侍备车往接淑妃，不得见面，由该律师面谈经过，语多强横，只张士骏尚主和平调解，要求另住照给用度，别无条件等语。比其人赶至载振宅，尚见淑妃在楼窗下视，旋即入内，而载振^①硬叱去人，不许入内。似此情形，极应加以处分。

出席“御前会议”的郑孝胥和胡嗣瑗也和他们的皇上一样，认为这是一桩见不得人的丑事，是“胜朝”的耻辱，可面对无情的现实又该怎么办呢？

郑孝胥苦苦思索一番，先亮出高见：“淑妃此举已犯家法，似可先行废去名号，彼方所求不遂，当然成讼，我们遣律师陈诉，妃因触犯家法，名号已废，即不至有其他影响矣！”

胡嗣瑗一听连喊“使不得！”他认为办这件事不能太操切，否则将助长淑妃的气焰，有害而无利。于是，缓缓地说明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此事诚属意外，但淑妃平日颇得人望，必有人从中挑拨，一时为其所惑，乃至如此。是宜和平处理，万不可听其决裂，更难收拾。刻可先遣我方常务律师林棨等与彼方张士骏等接洽，姑看究竟作何要求。同时再找一位能和淑妃说上话的女眷，当面询问淑妃真意，如此才好着手哇！”

显然是胡嗣瑗一番话对了心思，若照郑孝胥的意见办，那不管逼迫淑妃起诉，而这“起诉”二字犹如一声晴空霹雳，直震得溥仪心惊胆战。原来这正是要害所在呀！普通家庭尚要防范“家

^① 应为载振的福晋，此时载振出门到奉天去了。

丑外扬”，何况皇家！一旦对簿公堂，势必播扬于整个世界，溥仪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以自己“九五”之尊，成何体统？加之中华民国的法律不见得能为他这个“大清皇帝”着想，胜诉乎？败诉乎？实在难以预料。于是，溥仪决定采用胡嗣瑗的软招子，命律师出面与文绣的律师对话，争取和解，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向郑、胡二人吩咐道：“汝二人随时会商办理吧！”

当下，郑、胡二人同往清室办事处常务律师林棨、林廷琛的事务所，把经过大略述说一遍，嘱他们约见张士骏，查明情况再定应对办法。这第一个回合的恶斗结束了，显然是文绣占了主动。

35、宝地藏身

文绣开始就占了上风，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完全得力于有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策划，她不但在文书方面、物质方面以及法律程序方面安排得妥妥贴贴，而且准备了一处可靠而秘密的藏身之地。

那天文绣离开静园，只在国民饭店略坐一坐，便带了文珊，出饭店后门，登上一辆预备好的出租汽车，穿街走巷，到一处商店门前，匆匆付了车钱就进店里去了。文绣姐俩并没有在商店购物，很快便从另侧旁门离开商店，又东拐西拐地步行十几分钟，来到一处幽雅别致的花园洋房门前。按了电铃，很快便有一名使女前来开门，她认得文珊，也不通报就把文绣姐俩带进院内。文绣四外一看，嗨，好秀美的家庭花园！一片

片鲜花盛开，争奇斗艳。遍洒芳香；还有一架架的葡萄藤、一排排的果木树……原来比皇家还美的地方多着呢！

这时，洋房门前的雨达下正有位装扮入时的贵妇人站着，看样子四十上下岁，满面春风地迎着文绣走来。文珊立即上前介绍说：“这位就是太太！”温文尔雅而又知礼的太太不因年长又是主人而摆身价，主动向落在难中的皇妃施礼，亲切可感地挽着文绣的手臂进入楼内。

你道这位太太是谁？原来就是袁世凯的七姨太张氏的娘家兄弟媳妇！袁世凯在世先后娶了一妻九妾，有十七个儿子和十五个女儿。七姨太张氏乃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添的房，因为生得漂亮，很受宠爱，常让她守侍在侧。后来宣统登极，载涛摄政，命袁“回籍养病”，袁去河南辉县暂住还带着七姨太。虽说张氏并未生上一男半女，却受宠不减。天津房产便是她随袁在直隶总督任上时置办的，当时她有个娘家兄弟在天津一带经商，也住在袁府。不久袁转任迁居，就把房产作为赏赐张氏的礼物，留给她的娘家兄弟了。张氏此举无非是要为自己留一条无依无靠时的后路，不料竟病逝在辉县。没过几年兄弟也死去，寡居的张太太便在这所安静而华贵的花园洋房中，过起贵妇人的生活来了。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认识了文珊，她们很快成为朋友。文珊提起姐姐在皇家的遭遇，张太太十分同情，愿让文绣暂住她家，认为这是一件荣幸之事。

文绣轻轻松松地归了她的去处，而静园的君君臣臣却炸了营了。虽然溥仪已经听信了胡嗣瑗的意见，来处理此事，但郑孝胥并不服气。次日上午一见着胡嗣瑗，又你长我短地辩论起来了。郑指责胡“迂腐”，胡则认为郑“颞预”。这天，溥仪

最尊敬的师傅陈宝琛上来了，他二十岁中点翰林，三十岁当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清末有名的福建才子，但这在件事上也是一筹莫展。

溥仪一会儿满脸愁容，一会儿又面带愠色，不停地在屋子中间来回踱步。

“淑妃这次出走，事关上的名誉，应付苟不得法，必至横生枝节、更难收拾。”胡嗣瑗方寸不乱，有理有据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你认为必须事事牵就那个贱妃，满足她的无理要求么？”溥仪感到憋屈。

“依臣之见，当前最重要的是稳住淑妃，不使扩大到法庭上去。为此，可不必遽予淑妃处分，亦毋庸与悠悠之口争闲气，仍俟林柒等接洽后再请进止。”

“眼下只好如此。”陈宝琛表示附议。

“且走一步再看。”郑孝胥似乎也没有别的意见了。

溥仪这边已经乱成一团麻了，还多亏胡嗣瑗老谋深算，拿出主意来，使人心稍稳，皇后婉容在这个时候当然也是不甘寂寞的，九年来她和淑妃两人争风吃醋，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快有出头的日子了。当时，婉容的受业老师陈曾寿返乡度假去了，假期未满忽闻中宫电召，遂匆匆赶回静园。师傅一到，婉容立即传谕赏饭，饭后就在自己房中召见了她（父亲荣源也在座），把淑妃从头到脚数落了一番。说她向来不讲礼节，而皇上又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她曲意顺从，更加助长了她的固执和偏拗，以至于闹成今天这个局面。婉容这次把师傅召来，是要通过他掌握淑妃出走后的情况，以便按照自己的愿望影响这

一事件。

整个下午，胡嗣瑗一动不动在静园他的办公室等消息，按他和郑孝胥的部署，清室办事处常务律师林采和林廷琛已去会晤文绣的律师张士骏了，他盼望二林能摸清淑妃的真意，把实底掏回来。三时前后，真把二林等到了！他们面露喜色地报告了会见张士骏的情形，据张士骏律师讲，淑妃但求在国外另住，月给用度，而皇上能于每月之中临幸数次，于愿已足。象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不过份的，从皇上的角度来说也是容易办到的，所以二林都挺高兴，这件棘手的事情有希望顺利了结。然而胡嗣瑗听后并不轻松，他还不相信张士骏说的这番话就是淑妃的本意，不见淑妃，面就不能信实。胡遂叮嘱二林道：“必须再请张士骏约定时间，面见淑妃，以求证明淑妃的真实旨意，然后方好妥商对策”。

当天夜里，林采和林廷琛跑到胡嗣瑗家里报告说，已与张士骏律师约定：明日由他转告淑妃，确定见面的时刻。然而，住在那所为世人所不知的花园洋房里的淑妃肯见面么？这在老成持重的胡嗣瑗头脑里仍是个大问号。

36、惊世震俗

显然，溥仪和文绣各有各的打法。文绣去向不明，溥仪派出大批人马，目的在于找到文绣本人，当面和解，一了百了。而文绣则在已经摆脱控制之后绝不愿重返牢笼，她除了自己的几位律师，不会见任何人，并通过律师把自己的声音播扬到新闻界，并很快在平津街头和千千万万的人民中间产生了“呼救”

的效果，从而把这出皇家戏搬上了社会舞台，为溥仪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文绣脱出静园的第二天，即公历八月二十六日，这条重大社会新闻便不脛而走，震荡了海河两岸。醒目的大标题《前清废帝家庭之变》，占据着天津各报的显要版面：

废帝溥仪的妃子文绣最近因不堪虐待设计逃出，聘请律师，保障人权，提出离异。据妃向人声述，九年来饱受凌虐：第一、后不许其与溥仪接近，已断人生之乐，更无夫妻之情；第二、太监威势逼人，凡事均须仰其鼻息。某太监且谓：“皇上与汝无恩情，汝惟有速死，皇上命汝死，汝不能死”等语。在此种压迫之下，实觉难堪，而毕生亲人，只剩一妹……尚可进内相访。近年来，妃屡萌自杀之念，其妹常劝慰之。目前妃因太监威逼过甚，乘隙用剪刀刺喉际，图自杀，获救未果，太监乃请妃子之妹入内解劝……

皇家之丑终于外扬，这固然也使千千万万视皇家为享乐与幸福之代名词的人看清了真相。正如报上所说：“此事发生后，天津市社会上多日沉寂的空气为之一破”。

随后，《国强报》登出署名非女士的短评，这篇题为《溥仪妃子离婚》的文章大声疾呼地支持了文绣。文章写道：

这桩事要是搁在二十年前往上说，我相信不会发生的。而且，是绝不会听见这样大的笑话。

溥仪的妃子因为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监的威逼，因为